

科普文学

做个热爱植物的人

■ 夏丽柠

日前,阅读了《植物收藏家》(湖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4月)。读完后发现自己对植物和植物爱好者谬误颇深。该书原著是韩国一家名为“都市生活研究所”的图书机构。

本书的主旨在于:植物与城市生活密不可分,虽不居乡野,我们仍可以成为植物爱好者。

了解园艺之前,我们可能要知道“博物学”,想想林奈、洪堡、班克斯以及达尔文。这些闪光的名字,为人类奉献了一个多彩的生命世界。通过他们的研究,让我了解了“博物学”涉及的三个世界:客观知识世界、默会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而植物恰恰是其中我们最容易接触与观察到的。居家也能拥有春天,这大概就是家庭园艺给人带来的喜悦。

法国园艺大师阿兰·巴哈东说:“在所有文明中,花园就像一个庇护所。例如在古代中国,皇帝几乎都拥有私密的花园。”如今,纵然不是帝王,我们也能享受到园艺的芬芳。这不仅要拜时代进步所赐,还要感谢本书中这些“植物收藏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让我们了解植物、尊重和爱护植物。

植物,作为一种我们不够了解的生命形式,我们必须思考,该如何与



其相处。正如本书开篇所言:“为了能和难以参透的植物更长久地在一起,梦想成为都市园艺师的你,一定要知道十件事。”

仔细阅读这十件事,我发现,某些地方植物与人类,或许这是所有生命之间都存在的联系。要与植物和谐相处,我们就得理解自然规律。

植物的命名是门大学问,我在《奥托手绘彩色植物图谱》里大开眼界。百合科里有一种舞鹤草,手绘

的图案像名字一样婀娜。日本京都北面有个小城就叫舞鹤,此名据说来自该市著名古堡田边城。中国台湾花莲附近也有个舞鹤,那里曾是原住民阿美族的聚居地。台湾还有位作家取了笔名叫舞鹤,不知是取自地名还是植物名。在古代,舞鹤一词常入诗。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就曾以“舞鹤”为题作诗。“舞罢复嘹唳,谁知天外心。”曾巩写的是飞舞的鹤。

书里介绍了几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植物爱好者,以及他们的园艺理念。园艺师朴基哲说:“室内园艺要符合个人风格,园艺产业无法代替自然。”这个观点与巴哈东不谋而合。巴哈东说:“自然永远比艺术更美、更省钱,所以设计花园时要优先考虑自然,而不是艺术,只有当艺术是为了强化自然之美时,我们才去借助艺术。”画家李素英说:“辣椒、大蒜、洋葱和生姜,其实都是香草,植物图鉴也可以靠大众日常积累。”法式餐厅老板说:“店里要用的迷迭香和罗勒都种在花盆里,放在厨房的角落。小花园也是小菜园,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做个热爱植物的人,每年为自己创造四个春天。

趋光

■ 刘泽安

太阳牵着走来,它的向光性让它阻挡了梔子的生长。

柚子树偏移生长,让梔子连开花都受到了影响。这棵梔子真是不幸,柚子树因为向光性把它死死地摁在那儿,让它长不高、花开不艳,连花香也好像被掩盖。

这是柚子树的错吗?从大自然的角度讲,柚子树没错。梔子本该得到阳光更多的青睐,却因为柚子树“伸长脖子”过来,夺走了它本该享受的阳光。

梔子的命运可以改变吗?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那是很难的。其实梔子也需要阳光,只是它没有办法阻止柚子树的扩张。

为了解决梔子的困扰,我对柚子树的枝丫进行修整,把侵入梔子上空的那部分剪掉,这样就保证了梔子花的生长空间。

柚子和梔子都有向光性。人向往太阳,也有趋光性。向着太阳,是多么阳光的事呀。

麻饼情缘

■ 曹世明

年年中秋明月夜,岁岁麻饼有不同。小时候,由于家庭条件和交通不便等原因,麻饼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印象的。

父亲是个理发匠,公私合营后在乡场的理发店上班,母亲没有工作(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即“全职太太”)。童年时期,对饼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理发店斜对面的烤饼,它又香又脆,由于做烤饼的师傅姓吕,人们都习惯称他做的烤饼为“吕饼子”。对麻饼的记忆是一位当时在供销社工作的同志来我家进行社会调查时带来一盒饼,尚未打开,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馋得我直流口水。待这位同志离开后,父母才把我们三兄弟叫到桌前,打开那油亮亮的包装纸,真是香气四溢、沁人心脾。

我拿着一块芝麻饼,喜滋滋地舍不得吃。父亲看到了就亲切地对我



说:“老么,你咬一口看好吃不,这里还有,给你留着呢。”同时,父亲还告诉我,这饼称“土沱麻饼”,发源于土沱镇。嚼着香甜可口的麻饼,嘴里居然尝出了肉味。诧异间我问父亲,父亲告诉我这种麻饼是土沱麻饼中的一种,叫“火腿麻饼”。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前,就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香甜的麻饼了。

转眼工夫,母亲先后辞世。我也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改善了,工作压力大了,追求的东西更多更好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上的物资越来越丰富。尽管如此,每年我仍坚持中秋未到,麻饼先至。在中秋节来临之际,

前,我仍然会抱回几箱味道甜美、包装新颖的麻饼与亲朋好友分享,共同欢度中秋佳节。近年来,得知部分战友的地址后,也给他们分享品尝这些家乡的特产,让这小小的麻饼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

据了解,土沱麻饼又叫拗锅酥皮麻饼(也有人称吊锅酥皮麻饼),源于上世纪20年代初,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重庆市北碚区的传统名点。久享盛誉的重庆传统特产“土沱麻饼”,以它松酥滋润、醇香鲜甜、皮薄均匀、剖面酥层、果料清晰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如今,品种繁多的土沱麻饼是亲人团聚互传情谊的温馨点心。每年随着它的上市,更加烘托了中秋佳节的节日气氛。

释怀(小小说)

■ 余德城

老王少言寡语、不善言辞,是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一致认同的闷油瓶。5月20日那天晚上,老王从武隆回到重庆主城,一进家门,看到妻子摆好的一大桌饭菜,十分高兴地喊了好几次女儿吃饭,女儿在书房说忙得不得了叫他自己先吃。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本想一家老少热热闹闹聚个餐的老王,顿时火冒三丈,像一串被点燃的炮仗,砰砰砰地“炸”了好大一阵子,把女儿和妻子、包括刚上小学的孙女儿都“炸”得晕头转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一大早,余火未消的老王和妻子,便与二十年前的几个同事一道,驱车六七十公里,到寿湖区去拜见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界老友。为不过早打扰百忙中的老友,老王一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之后,便开心地在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鑫迈良缘农旅生态产业园的景观大道上散步。大家一番寒暄后,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穿一身黑色衣裤的武萍突然话锋一转,向个头矮小、微胖精干的罗媛问道:“罗姐,你那一对宝贝儿女,经常回家看望你们吗?”

罗媛一听,满是笑意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失望地答道:“看望我们?一年半载不见人影不说,连电话都懒得打一个。”

旁边稍显年长的江晓玲一听,赶忙接住罗媛的话茬:“都差不多,我儿子不也一样!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家不是找我拿钱就是要买这买那。”

罗媛又看向老王:“老王,你家女儿呢?”

头有点秃的老王欲言又止。见此情景,老王的妻子赶忙对罗媛说:“罗姐你莫问,他昨晚才为王芳几个月没跟他打过一个电话发了一通臭脾气!”

恰在此时,老王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他们专程前去拜见的老友,鑫迈良缘的刘董事长忙完了。

老王和同事们便一起前往刘董事长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大楼。与刘董事长见面后,大家又是一阵寒暄。正当大家聊兴正浓时,张兰花问老刘:“刘董事长,你把几十年奋斗所得的钱,全部投到这么大的农旅产业园,你们一大家子同意和支持吗?”

稍加思索后老刘说道:“兰花主任问这话,是很多人都想问的一句话!但我不主动提及!我们这些所谓的企业家,都是从人民大众中来,发展、致富后应该回到人民大众中去。这样,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更为我圆了回报桑梓的梦想!”

微微苦笑了一下老刘接着又说:“不怕你们笑话,妻子、儿女们也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倒每天坚持一个地挨着给她们打!”

刘董事长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老王“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唉呀我的个天!这不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吗,昨晚我为啥还要发那么一场莫名其妙的火呀。”

老王这通操作,把一屋人搞蒙了,一个个瞪着双眼盯着老王。

老王开怀大笑:“今天我没有白来,凡事顺理成章那是自然,但偶尔逆向行事,也可换来满心快乐。从今往后,她们不给我打电话,我就坚持天天给她们打!”